



教师

拉扎尔·西理奇著

戈宝权译





教 师

〔阿尔巴尼亚〕拉扎尔·西理奇著

戈 宝 权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Llazar SiliQi
MÈSUESI

教 师

书号 1878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字数 4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frac{15}{16}$ 插页 2

196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6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 0.29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有个名叫恩德烈茨·恩杜耶·焦卡的共产党员^①，曾在米尔迪塔居住和斗争过。他是位教师，非常憎恨压迫和愚昧无知，而在米尔迪塔，压迫和愚昧无知的根源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吉昂·马尔克·吉昂尼的统治^②。全国解放之后不久，他在巴尔多克·比巴的支持下，立即贯彻了党的指示，由于他的倡议，一九四四年在米尔迪塔地方创办了五十所人民小学。在没有铅笔、练习簿，特别是没有教师的情况下，难道能够创办五十所小学吗？——是的，是可能的。没有一座堡垒是共产党员不能攻克的。恩德

① 恩德烈茨·恩杜耶·焦卡(Ndrec Ndue Gjoka)是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后第一个在反动的巢穴——米尔迪塔地区传播知识和教育的先驱者，一九四七年被反革命破坏分子杀害，后由国家追赠“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② 吉昂·马尔克·吉昂尼(Gjon Mark Gjoni)是阿尔巴尼亚北部最反动的封建主和保皇党匪帮的组织者，曾协助意、德法西斯迫害米尔迪塔一带的居民，后来游击队焚毁了他的巢穴和庄园。

烈茨·恩杜耶·焦卡本人是个貧农出身的农民，他把学校安置在那些象他一样的貧农家里；他尽可能地到处去收集练习簿和鉛笔，而更重要的，就是邀請了那些在“奥罗什寄宿中学”讀过书的学生来当教师，他为这些教师办了一个短期教学训练班，然后对他们說：“前进吧，去創辦学校吧！”于是学校就創辦了起来，整整五十所小学，这些学校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教育部终于在一九四五年承认了它們的存在权。“奥罗什寄宿中学”年长的学生，現在成了真正的有經驗的教师，他們满怀自豪地这样說：“我們是恩德烈茨·恩杜耶·焦卡招募和培养的第一批教师。”可是我們的恩德烈茨·恩杜耶·焦卡同志，由于他所完成的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的事业，一九四七年在沃拉山口被吉昂·馬尔克·吉昂尼派遣的反革命破坏分子杀害了。我現在建議代表大会全体起立，来默悼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和光明与教育的先驅者。

——引自恩維尔·霍查同志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紀念人民教師恩德烈茨·恩杜耶·焦卡，
他的生平和事業，鼓舞我創造了本詩的英雄人
物——德烈坦·什卡巴的形象。

作 者

封面設計：溪水

統一書號：10020·1878

定 价： 0.29 元

序 詩

太阳欢笑地显露在高山頂上，
清澈的湖水燃烧起火焰般的紅光，
青草和树叶上的露珠閃着光亮，——
这时候，我心里产生了想要歌唱的願望。

四周大自然的景色多么美丽明朗！
波浪在和湖岸閑話着家常……
我笑容滿面，心儿跳蕩，
脑海里涌現出种种美好的思想。

我想把自己最好的詩歌，
献給这片金色的湖水和清晨的阳光……
当我了望着阿尔巴尼亚秀丽的山峰，
今天另一个願望縈迴在我心上：

就在这些高山里，山鷹筑着自己的巢，
就在这些高山里，一个儉朴的青年人为了人民生存而死亡，——

現在他的一生呈現在我的眼前，
我不能不提起笔来把它写在紙上，

我要在这首新的詩歌里頌揚他的一生，
他的一生严肃得就象这些高山一样，
它有如暴风雨来临时的大海充滿惊濤駭浪，
它又晴朗得有如清晨的天空，明亮得有如初升的朝阳。

德烈坦^①啊！德烈坦！我在思念着你，
我要为你写出这篇詩章，
我脫掉帽子，站立着，放声歌唱，
就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你起立默悼一样。

共产党员在靜默中把你回想，
而你啊，我的弟兄，就属于这光荣的党，
你們一同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道路，——

① 德烈坦(Dritan)，阿尔巴尼亚語，意为“光明”。

正因为这样，同志們，絕不能把你这个牺牲了的英雄
遺忘！

党对于你是母亲和学校，
是它把光明的火炬交在你的手上，
你高举着它走进每一所茅舍，
你带着它走遍了盖着白雪的山崗。

在那儿，在那些山坡上，
游击队胜利的呼喊声曾經不停地震响，
你成了自由人民的教师，
对于你，没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幸福欢暢。

你是个共产党员；对于你，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加貴重，
无论是敌人在埋伏，还是寒冷的北风在肆虐，
你永不停息地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路上。

你的学生們都已长大成人，
今天他們怀着自豪和感激的心情把你回想，
年老的人們围坐在炉火边，年青的男女聚集在水泉旁，

他們怀着感动的心情讲述着你这位教师的生平。

由于你在阿尔巴尼亚的高山里传播了光明，
那些只想保持着永恒的黑夜的敌人便把你杀伤；
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在
一九四七年一个冬天的深夜的时光。

我的弟兄啊，全阿尔巴尼亚都在为你起立默悼，
对你的怀念，德烈坦啊，永远长存在我們的心上。
我只有一个願望：希望我的詩歌，
象你为它献出了生命的那个光明一样明亮！

—

天空傾注着令人厭煩的秋雨，
無論什麼都被它淋濕，
陰風怒號，橡樹的枝葉刮得東搖西擺……
青年人啊，你現在要去到什麼地方？

他始終不停地向前走，
矮小的身材，狹窄的雙肩，瘦削的面孔，
身子被沉重的書包壓得有些彎曲，
看樣子不是個青年，倒象是少年。

月亮時而露面，時而又消隱在烏雲後邊，
石楠和瓔珞柏的樹叢顯得黑影幢幢，
這個孤獨的行路人加快了腳步，
不時地擔心着會掉進什麼深坑。

他摔了一交，馬上又靈活地跳起來，——
戴上帽子，穿好用毛繩綁的牛皮鞋，
手里拄着走山路用的拐杖，
這是德烈坦從游擊隊時代留下的一件紀念品。

他回想起那些漫長的冬夜，
游擊隊排成長長的行列爬上高山，
不管深夜怎樣漆黑，——
他們始終不停地前進，要帶給祖國光明！

沉重的書包壓着這個青年人的肩頭，
雖然里面沒有子彈，也沒有手榴彈；
在他的帽子前面有顆五角的紅星，
他背着槍，正攀上陡峭的巉岩。

步槍挂在肩頭上，裝着教科書、練習簿、
還有鉛筆的沉重的書包懸在腰旁……
哦，同志，前進吧！在自由的高山頂上，
已經燃起了金色的曙光！

德烈坦在山毛櫸樹林里休息了一會兒。

太阳的光綫象閃亮的楔子穿透了枝桠，
刚落下的雨点象一顆顆的珍珠……
哦，树林啊，請你对我們讲，——

在你的树蔭下面，这个青年人休息过多少回，
他曾在这儿沉入怎样美好的梦想；
哦，高山啊，請你对我們讲，——
他是不是知道你們的每一处峭崖，每一块石头！

在这儿，每一所茅舍里，
大家都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
主人拿出所有的东西款待他，
大家都高兴跟他談話，把他看成是个亲人。

*

*

*

太阳高高地升起，
德烈坦又重新上路……
他想起了那一天，
怎样和胜利的軍隊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他去到深山的时候，树枝上刚刚綻开嫩芽，

他的儿子留利^①还没有生到世上，——
但是现在，儿子已经会揪住爸爸的胡须，
用小手弄乱了爸爸的头发。

年复一年地过去了，
他心里总是保存着一个梦想：
那些遮盖着白雪的高山，
愈来愈成为他神往的地方。

敌人被赶走了，剩下来的是黑暗的愚昧无知，
它有如子弹，射穿祖国的心脏，——
他回想着怎样吻别了自己的妻子布庫丽婭^②。
吻别了象白鸽一样的小留利。

布庫丽婭流着泪，没法隐藏起心里的悲伤，
她激动地凝望着他的双眼，
把头巾取下来，打成一个结，
扎在德烈坦的颈子上……

孩子們，少年男女們，

① 留利(Luli)，阿尔巴尼亚語，意为“小花”。

② 布庫丽婭(Bukurija)，阿尔巴尼亚語，意为“美丽”。

还有老头子和老太婆，跟我們一同前进吧！
大家都要学会讀書識字，
为了能閱讀新的生活的法令！

二

“可爱的青年人啊，你年輕，又沒有經驗，
用头是冲不倒高牆和峭壁的。
一来，在深山里創辦学校有多么困难；
二来，也不会有人走进这样的学校。

还有誰去牧放我們的牲口呢？……
哦，青年人啊，我們是些愚昧无知的人，
也許我讲得不对，假如你願意听我的話，
劝你不要白白地浪費你的時間吧！”

德烈坦借宿的那家主人讲了这样的話。
他按照习俗，用年老的干枯的手指，
卷了一枝烟，把它遞給德烈坦。
可是这个青年人，在漫漫的长夜里簡直是坐立不安……

炉灶里的火差不多熄灭了。
有时从化成灰烬的木柴下面冒出两三个火舌，
照亮了谈话的人因为酷暑和严寒变得粗糙了的面孔，
有时他们又都静默不响……

“听着吧，
同志们，我要对你们讲什么话，”
当时有个在座的人打破了沉寂。
“相信我吧，学校没有什么好处……
瞧，做买卖，种庄稼，——这才是真本事！……”

“面包铺的老板讲得对，”
另一个长着黑胡须，
额头上歪翘着一绺头发的人这样应和他。
“面包铺的老板，象个老爷，就是靠做买卖过日子！
而塔烈·格烈姆奇呢？难道他生活得不好吗？……”

唉，唉，你啊，塔烈，你有田地，又有牲口，
你不识字，却比谁都生活得更好！
我们也要这样生活下去！土地改革万岁！
我们只要土地，——我们不需要学校！”